













上海的投機家依靠它們發財

「和」聯總」似應全月發給，以救濟除迫切的飢饉威脅外，可如現在這兩對負有重大救濟任務的機構，却大膽無恥。

尤其是，在這些機構工作過程中不絕的發生貪污腐敗，簡直是一場禍害。當各省人民被戰難而無賴破爛的時候，窮困不堪而瀕於死亡的時候，在上海，救濟的投機家却復會利用「聯

由此觀之，救濟人民的問題裏面還牽雜着政治問題。救濟政治問題固然對於救濟各階層人民對於窮苦者的作用，但「聯總」和「行總」內部所發生的問題，仍然是絕不可忍的。

四千萬元血票的盜取，這可跟救濟沒有絲毫關係！這是一種純粹的犯罪行為。

由此觀之，救濟人民的對象，即使是上海的碼頭上，極大部份貨物常常被偷，還只是其中之一例。但是，這種現象不是由於貧病的上海窮人對於救濟中國的目的失去了尊敬嗎？

如果救濟機構的內部可以偷竊，如果用來救濟貧民的物資可以出賣，那又為什麼不幸的窮人，不可以往碼頭上竊取一箱牛奶

只關心馬歇爾何時回去▽

對中共代表董重武提出的控訴理由發表公開聲明。董重武氏曾謂解放區沒有得到「體總」的充分救濟。〔行總〕代表則謂：如

一個有經驗的觀察家剛由上海到華盛頓，他給編者的航空信，是十一月十八日發出的。報導了世界那裏的一些見聞。我們摘錄如下：

△只關心馬歇爾何時回去△

者和平感到興趣。這些日子來主要的問題是「馬歇爾什麼時候回國？」就像你在報紙上所看到的，美國面臨各種困難，但是他們以野蠻和

靜觀集

某院長之三位女公子在美求學。長女勞麗特，次女瑪麗，幼名懶撒特。許多美以國大官員都是金髮碧眼的美國人，沒有料到竟是一位華裔的女公子！關於此事「冷眼」沒有意見，謹在此建議當局一明令，廢止所謂「趙錢孫李」這本「百家姓」，通告各私塾學校「嚴加檢點或銷燬，或有翻錄關中，懲罰各私塾」。這也是要整飭文化工作的急務，是使中國「迎頭赶上」一世界潮流不可不有的「美」舉！

勞麗特，懶撒特，瑪麗，趙撒拉三女士以爲何時，二個嬌嬌地嚼着麥皮餅，一個嬌嬌地嚼着麥皮餅！一個嬌嬌地嚼着麥皮餅！一個嬌嬌地嚼着麥皮餅！

談張大千

[illegible]

在撒拉他們過渡的拉旺人，他們過渡的，

癡笨子的時候，要舉行這樣的一個儀式：

家庭裏是大擺筵席，邀請許多非親朋，團聚在一個熱鬧的圈子裏。被繼母的婦人，被繼母們擦穿裝有彩色的座位上的，那位過渡的父親的，從後面爬到她的身下，

從兩腿之間看出來，和優美的享富的遺產的擴大，擴大，

終於蓋過了周圍熱鬧的群，原已在你微低地招手，

還覺得有什麼遺憾嗎？

的頭重新蓋進兩腿之間，但似乎依然缺少勇氣，可是不太願意縮回出來，就於是又太願意縮回出來，就

伸出頭來。當他的預念開始出現的時候，就被人們用綢緞綁在繩上的鐵籠下，這樣被拖進房去。然後他們才正式承認他們的親子關係。

儀式，原來祇通行在所調落後的原始民族中；可是現代社會裏偶然地也會出現這種跡象！

不過，現代人，接受了歷史的洗禮，當他作了垂絕於豐富的遺產、或為親屬所享用的時候，而舉行這一儀式的時候，總難免

住在鐵籠裏吧！最後，他便溜了出來，挖出眼口塞着滑石和平的外衣衣服上的一股子，什麼東西呢？明上一眼，外面佩着銀幌，張開沙龍的喉嚨，吟了一聲：「留給歷公廟吧！」——就戴着的頸環上，

來人羣中因而起了陣陣的假想和有的說：這相同於妓女們的說：這相同的說：這相同的許是長相未泯的有一些兒雖然經過了多餘的滯留，但終於被公認為別人

爲了民主，  
收回你的成議。」

爲了民主，  
『取回你的成議。』  
×  
『單別人發言，  
就是不民主。』  
×  
『假使我民主，  
還會坐在這裏嗎？』  
×  
『謝你的指教；  
我走了。』

第四章 【三三】 乘輿而來敗輿回

[illegible]

了吃，爲了穿。爲了——

便把我們棄置得遍體鱗傷；小的，終止於中成長；大的，在風颶搖搖中呻吟；男的他別離了其所喜愛的的人們，而海去漂蕩，我呢？爲了支持著一個虛空，每天爲了一個草社會上有錢財與機會，每天爲了他們的詬歌，每天給他們接起舞，我出賣了自己的青春和年華，我早就調換了我們的生命，我個的血與淚灌滿了我們的歷史！我們到底爲了什麼控訴這不平的世界！

[illegible]